

六月廿
星

弄
世
为

造
个
空
名
就
定
为



定。明天起可置他死

于不见踪影。王侯显大
的是冤死。已仁
多就门路是不打？

难事，怪不得害死的
人。——不拿书要毒
在世界来是碍了反抗！

用一旁大起来！

昨天又开了一次理事会。

理事会前曾到中华中堂见老友高健心。他做
境很悲观，据说曾有过一次另去了一篇新要作
算大难临头，还要不用反不逃回，曾三次去见，要

李文儒 编 而不见要音云。

高健心已是散居旅了。可是，问他以稿费一项，
他却反有肯定答复，说是不久要到福州受训。而

蒲风日记

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

陈漱渝 李文儒

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

蒲风日记

● 李文儒 编

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

陈漱渝 李文儒 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32 年于上海



1934 年于上海

1935 年于东京



1937 年于厦门



1940 年于广东梅县





蒲风和夫人于斐(谢倍贞)
赴新四军之前合影(1940年
于汕头)

追认蒲风为革命烈士的证件



蒲风与郭老合影于东京



蒲风著作集锦(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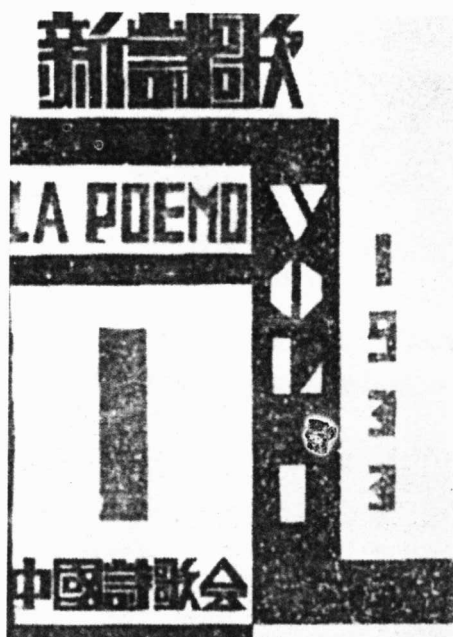




秋田雨雀题签《六月流火》封面



黄新波设计的《可怜虫》封面



蒲风参加编辑过的《新诗歌》封面



蒲风编辑过的部分刊物



郭沫若题签《街头诗歌》封面

六月廿四日：可憐的章金鈞抄寫了。昨天起可憐的抄寫
 是四：四章你最後的努力了。
 已從文壇上廢去，我的文章還是不見踪影。王德麟大
 哥是抄寫了哩！不過，稍為可喜的是兒子死（已紅
 燈燈文章要刊報了。今後，我不再戰鬥了，是不行了，
 我認。

打破別人的門戶主義誠是難事，怪不得魯迅的
 這句話，不要兒子這輩再做文人。——不家與魯
 迅這輩是不行的，我生下來在世界末是爲了反抗！
 銳必定爲新詩人打開一扇大門去！

昨天又開了一次理事會。
 理事會前曾到中華中學見老友高健心。他做
 總理此視，據說曾有過一次身去了一面新像，給
 某大雜誌，結果不用反不退回，曾三次寄郵票
 均被沒收而不見要查及。

高健心已是教務長了。可是，問他以職業一項，
 他卻沒有肯定答覆，說是不久要到福州受訓。而
 以前那位董已要借我的文章去一碼筆名的跟
 他也要下月才可以有動靜。

自昨晚雨又去了一行，對於歐打野丁事沒有想
 到，只說廿六天才來，走前預一些事情。

蒲風日記手迹

蒲
 風

蒲風簽名手迹



编者的话

用“言为心声”描述日记的文体特征,大概是最为恰当的。

除了写作时就想着要发表或为了发表而写作之外,一般来说,日记是作者的心灵私语——写自己,自己写,写给自己看。凡记日记者,下笔之时,大约极少顾及或顾忌所记所写的社会效果。事实上,大部分日记,很可能作者是唯一的读者,或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读者限定在极小的圈子内。

因此,日记堪称最大意义上的个性化写作。它的最大特点便是一个“真”字:关于自我的实事,真情,实感。

向内的自我回溯也好,向外的人我之间的交流也罢,贵在一个“真”字,也难得一个“真”字。就因这个“真”,日记便有了区别于其它文体的特殊魅力。

况且,作为作家,作为文化人,作为有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因其知识结构和生存方式的缘故,更具有敏感、多思的特点,具有自我意识、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较为强烈的特点。面对同样的人或事,所感所思往往比一般人要多,细,远,深。所以,作为文化人的作家,他们的日记的内涵便格外丰富,情思细微,意味深远。

至于中国现代作家,他们身为文化名人,参与社会、干预社会的时期,正是延续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发生质变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巨变,思想革新,学术文化演进,风俗习惯移易等,无疑在现代作家的日记中会有直接的反映或间接的折射。现代作家的日记也就具有了中国历史转型期的记录与见证的史料价值,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意义上的价值,并因其视角独特、不可多得而弥足珍贵。

现代作家个性鲜明,自成一家,卓尔不群,以大气度、大手笔写日记,自会显得不事修饰,无意加工提炼,但却具有简约质朴、天然浑成的本色。落笔行文,超然于创作著述的规范之外,一任生命之泉自然流淌,或洋洋洒洒,或两语三言,其聪慧,其机敏,其修养,其学识,其才气,其情性,尽在字里行间,言语有尽而意味无穷。

朱光潜在一篇题为《日记》的文章中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都是人,了解人性是人性中一个最强烈的要求,我们都有浓厚的好奇心要窥探自己的深心的秘密和旁人的深心的秘密。在要求了解之中,我们博取同情也寄予同情。我们惊喜发见旁人与自己有许多相同,也有许多不同。这世界不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却也不是一个陈腐单调的世界。因为这个缘故,记日记与读日记都永远是一件有趣的事。”

翻检现代作家日记的些许感触,成为触发我们编辑这套《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的由头——美妙而难得的阅读体验,总愿与同好共享。

本丛书的编辑,注意到以下几点:

一、入选范围为我国现代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知名作家或文化名人。

二、从作家及文化名人留存于世的日记中选择文化价值大、可读性较强的部分,按时间顺序编辑成册。

三、尽量保持日记原貌,在不影响内容的前提下,对个别不符合规范的文字、标点做必要的技术性处理。

四、注释以少而精为原则,主要解决难度较大的阅读障碍。

五、每册前均有编选者撰写的前言,总论本册作者的日记概貌及其特色与价值,偏重于学术性,以供读者参考。

陈漱渝 李文儒 1997.5.

前 言

蒲 风 的 日 记

李文儒

在中国有影响的现代诗人中，蒲风（1911—1942）仅仅活了三十一年，但他却以十五本诗集的成绩，丰富了中国的诗坛，更丰富了他短暂的人生。

作为一位诗人，蒲风诗人气质中那份对生活的渴望、生命的激情、昂扬奋进的精神表现得格外突出。尤为可贵的是，至迟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就以日记的形式认真地记录下自己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他把他的这种记录当作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九三〇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读书后，特意选购精装日记本做更为详细的日记，大约每年一册。为了久远地留存生命的踪迹，为了避免生命的记录流落于动荡的年月，每记完一册，即寄回偏僻的山村老家——广东省梅县隆文乡坑美村——保存起来，足见他多么珍爱他的生命记录。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蒲风一九四二年过早地病逝于远离家乡的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时世艰险，人事变迁，一册册的珍贵日记流落散失不知所归。一直到全国解放以后，谁也不曾料到，一位有心人居然在一家废品收购店里，偶然发现了两本蒲风的日记，一为一九三一年所记，一为一九三七年所记。一九三一年日记寄蒲风亲属，一九三七年日记寄

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均归入蒲风女儿之手。一九八五年福建的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蒲风选集》时，将两册日记收入。此为蒲风日记第一次正式面世。

蒲风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因其有逐年较为详细的日记便连贯为生命的长卷；又因时代的动荡只留存下长卷中的两章，终使蒲风的日记与他的生命一样复归于短促。这或许就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吧。所幸蒲风日记记得认真，率性率情，诗人气质表露得淋漓尽致，使我们有了于断章中窥见诗人生命长卷之风貌、窥见诗人生命之本真的可能。

就日记而言，本质上是作者的自语、心语。诉说者与倾听者都是自我，不论是当时当事的实事记录缘情即兴，还是事过境迁的往事回顾旧梦重温。本不打算示人的日记自不必说，即便是写时就准备着有朝一日公诸社会，也脱不开有意无意间地自我表现、表现自我的范围。自我意识鲜明，主观情感色彩丰富的诗人于此尤甚。

蒲风日记的表现自我，侧重于对自我的检点、激励，对自我的思索、认识。蒲风日记每年一本，就一九三一年这本看，可以想见，在新年的第一天，在辞旧迎新之时，蒲风打开准备好的日记本，首先写下的是《新的日记》——类似一本书的前言——一年日记的“前言”：“‘新的日记’，这是一方面分别年岁，一方面含有更新的意思。”“要新的能‘更好’、‘更有意思’，却不能不追究旧的缺点方面。”在一九三一年结束之时，他把对一年生活的认真总结记了下来，有思想方面、学业方面、交友方面、看书方面、用钱方面等项。结末写道：“不写了吧，这一年的日记就写到这里为止！不用去说送旧迎新，其实新已无据，我还是根据旧的重新建来年的生活罢！”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蒲风至少每月都要反思反省一回，从总结旧我中创造新我。如一九三一年四月

卅日写道：“又到了结束本月工作的时候了。——让我自己来检查检查吧！上月看了百多万字的书，这一月也不一定不曾有少，所以在质量上，可以说是没有坏现象可言。可是，上月曾说过本月要注意一点英文方面的，这一月虽说看了五六十面文法，终究没有达到上次预定的目的，所以，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失败了。今后，自然仍是本着上次的说话，极力注重英文，少看中文小说，除了定期刊物以外。为着‘言而必行’，我必得时时记着：‘努力学习英文’一语！”不只是把自我当作表现与交谈的对象，更有意义的是使这种倾诉与倾听转化为自己对自己的监视与督促，不是外来外在的，而是来自心灵深处的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日记便成为人生不断进步，生命不断创新的巨大动力了。这样的日记，也就具有了催人奋进、成就自我的重大作用。

在蒲风，这作用自然是很明显的。当他的第五本诗集出版的时候，在兴奋不已的同时，冷静地筹划了下一步的工作：

《摇篮歌》，一九三七年的礼物，我欢迎你！

第六册呢？——我得加油完成《普式庚诗钞》，然后立即整理长诗。长诗没有整理，我不能随便他走。不然，我便没有了机会呵！

冲破了第六册，第七册是没有问题的，甚至第八册亦可以随手即有头绪。——天呵！但愿我能完成我的所言，……

温流的集子不能不印。——这点自然我不会忘记。

一想到许多工作待做，我感到我不能丝毫贪懒，努力之上还得努力。因此，时常又感到日子过得过快了。

现在，我预备早一点起床，晚上也分点时间来做做事体。

（一九三七年三月廿二日日记）

蒲风在他的艺术创作生涯中，也常困扰于工作与逸乐、生存与艺术的种种矛盾之中。他常处于为饭钱、为邮票钱发愁的境地：“因为要邮费及汇费，我把最后的一元也找换了。现今，身上不外仅存三毛钱。……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般的了。”（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日记）常处于困境中的蒲风对生存与艺术一再思索的结果是：“一个文学家，忍耐与苦干都最是必需的。”（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八日日记）“文化工作跟逸乐，有时是冲突的。一个艺术家之所以伟大，其得功于战胜自己的生活是不少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日记）“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拼命干下去都得不到一碗饭来吃，这又奈何！”“我必得咬着牙根做人！——我这样决议着在心里。今后，我更燃起心火来锻炼铁的意志吧！”（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日记）

显然，活跃于内心深处的自我思索，是蒲风在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中不舍不弃、不屈不挠、不断战胜自我、不断超越自我的深层原因。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尤其在于困境中逆境中的创造。蒲风日记中所记录的创造的艰辛与收获的快乐，往往是最动人的地方。

蒲风日记给人强烈的感受是，蒲风是一位以诗歌艺术为第一生命的人，是把诗歌创作与人民命运、与祖国利益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人。创作不畅与发表出版受挫的焦急远甚于没有饭吃的忧虑。在生活难以维持的情况下，他左算右计，东挪西借，一心一意谋划的是诗歌刊物和自己的及朋友们的诗集的出版。如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日记所记：“别人的稿件不住的递来，自己的长诗却在网篮里放了将近半年。……昨天收到了温流的一束诗稿，今天收到了白羽的一束诗稿，而抽屉里放着的一束也是递到了多天的岳浪的诗稿。还有，袁勃兄远从青岛寄来了一束东西……《诗歌杂志》的出现又不知将延至何日了，唉！……想到此地的哈巴狗报的攻击，又想到《摇篮歌》的不够的印费；想到此地的职

业，又想着厦门方面的朋友所交涉的印刷‘新诗歌’的悲讯；……而今，《诗歌杂志》万一难产时怎么好哩？有钱的人可以出版，我们却受尽了磨折还不能出版呵——虽然，这也正是我们的精神，我们之所以要干的意义。”

蒲风日记真切地留下了他为诗烦恼，为诗忧愁，为诗繁忙，也为诗欢乐，为诗鼓舞的身影和心声。他在繁忙中的感受和办法是：“东奔西走中，不加于压迫，文章仍然不会出来的。就是说，一个作家，得有作家的在繁忙的生活中的写作时候。”（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三日日记）蒲风随时随地调整自己的创作心态：“当我一觉得写得尚不十分美好时，或者自己也不满意时，我便有点心灰意冷。然而，我却很快地就燃起了自信心；因为我深深知道，完成这部长诗，不能缺乏丝毫的自信心。尤其是读到美好场所时，我的心却好像遨游于天国的仙境。”（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七日日记）当看到自己的新作问世时，马上想到下一本如何写得更好：“我愿意我的努力确能保证新的一册长篇叙事诗之对《六月流火》的胜利，我甘愿为此而努力着。”（一九三七年一月廿五日日记）创作的灵感涌动了，他情不自禁：“快活呵，我创作的旺盛期来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日记）他渴望新作迭出：“我之与新集子，真似做母亲的之希冀诞生赤子呵！”（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日日记）

蒲风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为诗歌小组的成员，参与发起组织中国诗歌会，创办会刊《新诗歌》，投入现实主义诗歌运动，致力于诗歌大众化的提倡，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从一九三四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到一九四二年病逝，短短八年时间，就有十五本诗集、四本诗论的成就，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蒲风日记固然能够提供很珍贵的创作背景材料，但一般读者读了他的日记，想得更多的是对自己的生活更富教益的问题：蒲风以日记的方式对自我提出的严格

要求和多方面的鞭策，无疑是他取得累累成果的重要保证。

蒲风日记虽说以个人心史见长，以抒情见长，但由于记载较为详细，亦时时折射着国家、社会、政治、文化、世态、人情、友情、爱情等种种影象。

国家大事如“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蒲风在九月廿日日记中写道：“从来看报都未尝流泪，虽则几万水灾中的难民，诚然值得悲痛。但是，今天，看到了十二点钟内，东三省的险要全部断送与日人，我流泪了。”又因未能及时从本国报纸得到消息而“想到了别国人的藉报宣传民众，而我国则反而不能速达而甚至于迷濛民众，这又叫人多么伤心！”接连几天的日记，都以此大事为中心，写个人的心境、学校的动态，写参加集会游行，写赴南京请愿，直到下一月的“双十节”：“国庆，在此暴日的兵力压迫之下，军阀政客内江于中，实在有的只是国哀。”读此日记，真如亲临其境，亲有所感。

一九三七年日记中记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广州，整个广州连续数月都处在恐慌之中。“都市是死的颜色，而且甚至是死的气息了。标准颜色便是灰黑色的。而入晚，电灯熄灭了，月亮给都市披上了丧衣，街上只有救护车兵车的喘息。”（一九三七年九月廿四日日记）同时也看到了在死的颜色与气息下面活跃着以作者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抗敌的意志、决心和行动。从另一方面看，以一个人、一个诗人的视角记录连续几个月敌机轰炸下的广州情形，亦具不可复得的史料价值。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正在中国公学求学的蒲风有如下记载：“文坛老将鲁迅有被当局枪决讯，是否属实，刻尚未知。但此事如果属实时，也令人为中国的文坛一哭！自然，他的最近行动如何非我们所要批评者，但像他四十多岁的文坛老将，也决之于枪，也许未免有点太不客气吧！——长夜漫漫何时旦？上帝